

◎ 主编 叶嘉莹
◎ 编著 王 强

周邦彦词

新释辑评

月皎惊乌栖不定

更漏将阑

辘轳牵金井

唤起两眸清炯炯

泪花落枕红绵冷

执手霜风吹鬓影

去意徊徨

别语愁难听

楼上阑干横斗柄

路寒人远鸡相应

中国书店





周邦彦词 新释 辑评
■ 责任编辑 ■ 陶 玮
■ 封面设计 ■ 胡建斌



ISBN 7-80663-188-7



9 787806 631881 >

定价：30.00 元

历代名家词新释辑评丛书

周邦彦词

新释辑评

■王强 编著

主 编：叶喜莹

副主编：母庚才 顾之京



责任编辑：陶 玮

封面设计：胡建斌

历代名家词新释辑评丛书

周邦彦词新释辑评

王强 编著

出版：中国书店

地址：北京市宣武区琉璃厂东街 115 号

邮编：100050

发行：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北京市李史山胶印厂

开本：880×1230 1/32

版次：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384 千字

印张：16.25

印数：0 001—5 000

书号：ISBN 7-80663-188-7/I·186

定价：30.00 元

敬告读者

本版书凡印装质量不合格者由本社调换，
当地新华书店售缺者可由本社邮购。

内容简介：

周邦彦（1056—1121年），字美成，自号“清真居士”，钱塘（今杭州）人，被誉为“北宋末词坛的坛主”。周邦彦是婉约派的集大成者，并对南宋的姜夔、吴文英等婉约派词人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叶嘉莹先生说周邦彦是一个“结北开南”的词人。其影响又不止在南宋，可以说直至于清朝和近代，其作词的路数，开后世无数法门。

《周邦彦词新释辑评》以吴则虞先生1959年校成之《清真集》为底本，并参以罗忼烈先生《周邦彦清真集笺》本，对周邦彦的全部词作进行了注释和讲解，辑汇了历代名家对周邦彦词作的评述。书后有附录四项，即：周邦彦之纪事、周词之总评、周邦彦行年简表、参考书目等，对读者较为全面地掌握有着重要的参考作用。

主 编：叶嘉莹
副主编：母庚才 顾之京

历代名家词新释辑评丛书

温庭筠词新释辑评

冯延巳词新释辑评

南唐二主词新释辑评

柳永词新释辑评

晏殊词新释辑评

欧阳修词新释辑评

晏几道词新释辑评

苏轼词新释辑评

秦观词新释辑评

贺铸词新释辑评

● 周邦彦词新释辑评

李清照词新释辑评

陆游词新释辑评

辛弃疾词新释辑评（上下）

姜夔词新释辑评

刘克庄词新释辑评

王沂孙词新释辑评

吴文英词新释辑评（上下）

元好问词新释辑评

纳兰性德词新释辑评

徐灿词新释辑评

史承谦词新释辑评

顾太清词新释辑评

王国维词新释辑评

《历代名家词新释辑评》丛书编委会

主 编

叶嘉莹

副主编

母庚才 顾之京

编委会成员

叶嘉莹 母庚才 顾之京 鲁杰民 马建农 恩亚立 陶 玮
张 红 张 华 黄进德 杨敏如 姚守梅 刘扬忠 岳少华
王双启 朱靖华 饶学刚 王文龙 饶晓明 徐培均 钟振振
王 强 陈祖美 朱德才 薛祥生 邓红梅 刘乃昌 王兆鹏
欧阳代发 高献红 赵慧文 徐育民 吴庚舜 吴明贤
张秉成 程郁缀 严迪昌 卢兴基 安 易

总 序

早在两年前，母庚才先生与顾之京女士二位教授，联袂来天津南开大学相访，与我谈及拟编辑此一套丛书之计划。我以为他们的构想极好，故曾表示支持赞同。但对于他们拟邀我担任主编之要求，则因我之才能、精力、时间，皆有所不逮，所以婉言谢绝了。及至今年春，他们二位又再度来津，重新提起要我任主编之事，在力辞不获之情况下，只好同意了他们的要求。目前此一套丛书即将出版问世，他们又嘱我为之撰写序言。于今执笔之际，实有喜愧交并之感。所愧者自然是对自己忝窃虚名的惭怍，所喜者则是行见此一丛书之出版，定将对今后词与词学之研究做出极大之贡献。而我所谓“极大之贡献”，则与母先生及顾女士二位最初所拟具之编选内容及体例有着密切的关系。下面我就将对此两方面之特色，略加序介。

先从内容方面来说，本丛书之编选，可以说是大致囊括了从晚唐以迄清末的足以代表各种风格与流派的重要作者，基本反映了词的历史发展脉络。首选温庭筠，为《花间集》所辑选的第一位词人，在早期从事于词之创作的唐代诗人中，温氏所留存的词作数量最多，所使用的词调也最广，是奠定了词之美感特质的第一位作者，自当取冠卷首。为专集之一。冯延巳词较温庭筠之意境更为深美，极富言外之感发，固正如《人间词话》所言，“虽不失五代风格，而堂庑特大”，拓开北宋一代风气。为专集之二。继之以南唐二主。中主词亦富兴发之感，有言外之远韵；后主词则“始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是使得词体自歌辞之词转向士大夫之直抒一己之情的一个重要突破。为专集之三。柳永词则以其对俗曲音乐之

娴熟，及其铺陈叙写之才能，不仅为词之长调的写作开出了广大的途径，而且更以其落拓之身世，一变五代令词中所写的春女善怀之思，而写出了失志不平的秋士之慨，对词之形式与内容都做出了重要的拓展。为专集之四。大晏及欧阳二家词，一方面既受有南唐词风之影响，一方面又能各以其情思及修养自开境界，大晏之明丽和婉，欧阳之豪宕沉着，分别使得五代以来之令词，在北宋初期获致了更为丰美之成就。为专集之五及六。晏几道词为歌辞之词的一种回流及新变，不似大晏、欧阳之以意境胜，而以秀气胜韵超越乎教坊艳曲之外，固正如黄庭坚氏所云“可谓狎邪之大雅”，为专集之七。苏轼词则更以其诗文餘事，为小词别开天地，一洗绮罗芟泽之态，而表现了天风海雨般的逸怀浩气。为专集之八。秦观虽为苏门才士，但其为词，则并未受苏氏之影响，而是以其个人所独具的纤锐善感之心性，写出了既不同于《花间》，也不同于北宋其他各家的，别具凄婉之致的词篇。为专集之九。与秦氏时代相近的词人贺铸，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作者，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曾对之大加称赏，而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则对之极为贬抑。其所为词是否有屈宋楚骚之深意，是一个值得深入去探讨的作者。为专集之十。周邦彦词富艳精工，集北宋之大成，又妙解音律，既可制为三犯四犯之曲，又兼有勾勒铺陈之妙，为南宋词开出无限法门，自是关系词之演化的一位重要作者。为专集之十一。李清照生于缙绅家妇女多不敢为词的封建之时代，独能以其才情勇气专意于为词，不仅足以与男性作者相颉颃，更能于芬馨之中，时露神骏之致，自属难能。为专集之十二。陆游词驿骑于苏、秦二家之间，颇具遒峭沉郁之概，可谓风格独具。为专集之十三。辛弃疾以英雄豪杰壮志不遂之悲慨发而为词，故能于豪放中独具沉郁顿挫之致，周济称其“才情富艳，思力果锐，南北两朝，实无其匹”，固是确论。为专集之十四。姜夔以江西诗法入词，更兼通音律，能自度曲。沈义父称其“清劲知音”，在词中别开宗派。为专集之十五。刘克庄颇有豪气，学辛词而缺少沉郁之致，但其“以文为词”之作风，亦不失为

词中之一流派。为专集之十六。吴文英词意境幽邃，词笔丽密，周济称其“奇思壮采，腾天潜渊。返南宋之清泚，为北宋之秾挚”。为专集之十七。王沂孙身历南宋之亡，故其为词常不免有麦秀黍离之感，托意深婉，遣辞工雅，周济称其“思笔”“双绝”，可以为“入门阶陛”。朱彝尊《词综·发凡》谓“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若王沂孙者，真可谓宋季之代表作者矣。为专集之十八。以上自晚唐五代，以迄南宋之末季，所辑专集十八种，作者十九人，可以说基本涵盖了词体在此一漫长的发展演进之路程中的主要流变及代表作者。

至于元、明两代，虽然不以词称，名家极少，然亦有不可没者，即如金元之际的大诗人元好问，生于盛衰激变之时代，亲历国家之覆亡，盖正如清赵翼所云“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其所为词，无论抒情、写景、怀古、感事，类皆能于其所赋写之情事以外，别具深慨，豪放中不乏婉约之致，自为两宋后之一大作者。为专集之十九。降及清代，号称词之中兴，作者既众，流派纷起，本丛书之编辑盖以五代及两宋之主流大家为主，于清人之词未及备载，乃但录其具有明显之特色者五家。纳兰性德独具纯情锐感，不假工力，直指本心，王国维谓其“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颇能摆脱传统旧习，为专集之二十。徐灿为清初之著名女性词人，评者多以李清照为拟比，其才情虽不及李氏之簪逸，然而徐氏词中所写的兴亡之感，其悲慨苍凉之致，则为李氏之所无，为女性词之意境做出了极大开拓。为专集之二十一。史承谦籍隶荆溪，原属阳羨一派之词人，然其所为词，则能于阳羨派之豪健以外，别具幽凄之感。严迪昌先生撰《清词史》，称之为“界内新变”。其“雅丽”之词风，与浙西词派颇有暗合之处。夫阳羨派之宗主陈维崧，及浙西派之宗主朱彝尊，固为清词之两大作者，然而其词作浩繁，本丛书一时未能将二家之词集全部辑入，于今既有史承谦一家之词，亦颇可见两派词风流变之一斑矣。为专集之二十二。顾太清为本丛书所选辑之第三位女性词人，顾氏在意境方面虽

不能与徐灿之苍凉悲慨相比，然其感觉锐敏，用笔深细，往往能在日常景物情事中，写出常人之所未见，出人意外，入人意中，自是女性词人中之一大作手。为专集之二十三。王国维为一代学人，生于清末民初海运大开新旧文化激变之时代，早年曾一度从事于词之创作及评赏，其为时虽短，但其所成就颇有突破传统之处。更因其天性忧郁，好沉思人生之问题，又曾研治西方哲学，故其词往往有哲理之思致，在词之传统中独辟蹊径。正可作为结旧开新之一种启示。为专集之二十四。

早在十八年前，当我与川大缪钺教授合撰《灵谿词说》一书时，我在《前言》中已曾言及要以具体词作展现词之历史的重要性，因为对于个别之词人与词作之评赏，只是属于“一种‘点’的性质”，而“史”的叙写，则是属于“一种‘线’的性质”。我当时以为“如果我们能将分别之个点，按其发展之方向加以有次序之排列，则其结果就也可以形成一种线的概念”。“则我们最后之所见，便可以除了线的概念以外，更见到此线之所以形成的整个详细之过程，及每一个体的精微之品质，庶几使人有既能见木，也能见林，而不致有见林不见木或见木不见林的缺憾，如此则读者之所得便将不仅是空泛的‘史’的概念而已，而将是对鲜活的‘史’的生命之成长过程的具体的认识，且能在‘史’的知识的满足中，也体会到诗的欣赏的喜悦”。只不过当年缪先生与我所作出的，还仅只是限于对少数作家的个别作品之评赏而已，如今则此一《丛书》之辑录，则是大体上涵盖了词之演进的历史过程中，各种流派与风格的重要词人之全部作品，正如在词之领域中，建出了品种繁多、木繁枝茂的一片沿历史踪迹而前进的广苑长林，既可供个别之观赏，又可供历史之研究，其有功于词学，自不言而可知矣。

以上还不过是仅就此《丛书》的内容言之而已。若更就其体例而言，则其所编录者实更重在每一册专集的“新释”与“辑评”。编者对于每一册专集之撰著者所提的要求，是要在严谨的考证、整理之基础上，吸收大量新材料、新观点，融入前人研究成果，对所

选定之词人的作品进行分类、编年，并逐词注释、讲解、辑评，并力求融贯中西，自建体系。也就是说此一《丛书》中的每一专集，都各自代表了此一词人之作品、自其编订成集以来的全部研究成果。此种研究工作，其所获得的实在已不仅是一种综合的成果而已，同时也展现了每一位词人在历史长流中被接受的整个过程，其所反映的乃是文学在被接受的历程中之各种复杂的情境，是一种立体性的多面性的文学研究。按照西方文学理论中的接受美学而言，此种所谓对“接受过程”之研究，固正为今日文学工作者之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而本丛书的编著体例，则可以说是恰好为此种“接受过程”之研究，提供了最好的结古开新的基础。然则此一丛书之编撰体例，其有功于词学，自亦不待言而可知矣。

最后我还要提出来一谈的，则是此一册丛书所邀请的每册专集的撰著人，不仅都是当今词学界的重要学者，而且若推原其学术源流，更是包罗了现当代的几位词学大师的众多重要传人，既美具而难并，更珠联而璧合。然则此一丛书之出版，固洵可称为词学界之一盛事也。只是我个人既在其间忝窃了“主编”之名义，而且更在本丛书最后一册《王国维词新释辑评》的撰著中，忝窃了作者之名义。事实上在此一册专集的撰写中，我虽然参加了全程的研讨，但真正的执笔撰写人则是安易女士，这也是我要在此特别加以说明的。是为序。

叶嘉莹

2000年11月1日

写于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

凡例

一、本书以吴则虞先生 1959 年校成之《清真集》（中华书局 1981 年出版）为底本，参以罗忼烈先生《周邦彦清真集笺》本（三联书店香港分店 1985 年出版）。词的编排顺序、调名及词题一依吴本。

二、本书词下出注释、讲解、辑评，不出校语。然因诠释之需要，或将前人校语写入注释中。

三、注语盖分三类：一为简单的词语解释；一为通句串讲；一为引用前人诗文注解。引用前人诗文注解，意图有二，一是词意与所引前人诗文句意相合相近，读者一看便知者；二是借以知周邦彦词句、词意之来处，因而略知周邦彦过眼之前人诗文典册也。

四、《清真集》中每有与他人词集互见者，是周非周，一时尚不能定讞，因依吴、罗二先生校本，一概出注、出讲解。而经前人及时贤考证确定非周词而吴校本中仍存之词，均不录。

五、本书每首词下有“辑评”一项，为后人对该词之评价，或是该词之本事。本事虽有荒诞不经者，然亦遂录，非即信其实也，存此而知周词之影响。丛残小语，固不可以事实对待，然附会故事于周词之上，亦可见其词的传播之力。“辑评”顺序，以年代远近排列，下迄当代词学研究者。遂录当代评语，多选词学巨擘相关于周词的言论，然亦不排除周词研究专家之言也。

六、本书有附录四项，一为周邦彦之纪事。仅录史志及相关笔记，一些不经之记载，概不录于此。二为周词之总评，上自南宋，下迄当代，凡总论周词之评语，依年代遂录，以此可从批评史、接受史角度读周词也。三为周邦彦行年简表，此以王国维先生《清真先生遗事》中之年表为底本，参照罗忼烈先生《周邦彦清真集笺》

中之《清真年表》及孙虹《清真集校注》中之《周邦彦年表》做成，较王表略详，较罗表略简也。四为参考书目，仅开列主要参考书目。注释与讲解文字中所引参考书目芜杂繁冗，有些书的引征仅对某一首词、某一二句有阐释上的借鉴意义，因只出书名，版本来源列之碍眼，因去。

前言

北宋末词坛的坛主当推周邦彦，他可以说是婉约派的集大成者，又开启并沾溉着南宋如姜夔、吴文英等婉约一路的词人，所以叶嘉莹先生说周邦彦是一个“结北开南”的词人。

周邦彦（1056～1121年），字美成，自号“清真居士”，钱塘（今杭州）人。《宋史》的传上说，他在少年的时候，“疏隽少俭，不为州里推重，而博涉百家之书”。他生活在一个父仁母慈的家庭里，性格上有些放荡不羁，但是好思敏学，乐而忘疲。他好幻想，自命不凡，多愁善感。在思想上，他更亲近老氏之徒，而主张“操戈逐儒”（《持神文》中语）。从儒家正统观念看，他属于“边缘”人物，不是墨守成规者流，所以他就颇心仪于王安石的新法。他做了太学生后，向神宗上了一篇长达七千言的《汴都赋》，可以说是大赞新法，得到神宗的赏识，由太学外舍生一下就提为试太学正，声名一日而震耀海内。献《汴都赋》时，美成才二十九岁，可是那赋文写得也真可谓“壮采飞腾，奇文绮错”（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中语）。虽然美成以《汴都赋》而被命为学官，但是后五年间并不再见升迁，看来他也不太会在官场上用意。或者也可以说是唯以辞素为意而乏“应务之才”。神宗死后，高太后临朝，起用旧党，罢黜新政，这就是所谓的“元祐更化”，美成以歌颂新政的《汴都赋》得官，自然这时候就不会有什么好日子过；又兼他不会俯仰取容，所以就被外放了。邦彦时为选人，而初仕与选人出外任远州属宋代官制之常，今所见文献亦周邦彦遭党祸倾轧的依据，所以薛瑞生先生《清真事迹新证》认为邦彦“出教授庐州”是官制之常，也党争无关。但历来清洗有明也有暗，邦彦非大人物，在体制内也就

解决了。从元祐三年（1088年）到绍圣四年（1097年），十年间他浮沉于州县，漂流于道路，是所谓“风灯零乱，少年羁旅”（《琐窗寒》词中语）。绍圣四年被召还，召对改官，跳出选海。上《重进〈汴都赋〉表》，感激涕零。此后在京中过了十四年。这时候的朝政被党争搞得没有道理可言，美成被召还后，按楼钥所说：“虽归班于朝，坐视捷径，不一趋焉。”（《清真先生文集序》）这话大抵与史实有些出入。徽宗朝蔡京秉政期间，美成为他写过祝寿诗，蔡京与蔡氏一党也对他有所提携，而他在其《田子茂墓誌铭》中呼旧党范纯粹为“奸臣”，这大抵都不能说他不趋捷径。但美成还是多次外放，按旧说，至政和六年（1116年）他六十一岁的时候还朝做了大晟府乐正。这个大晟府，是徽宗时建立的一个官廷的音乐机构，它的任务是整理古乐，创制新调。大概是因为周邦彦博文多能，尤长于作词度曲，所以就让他做了这个音乐机构的领导。他在这里做了两年，这期间，他不仅主持整理了一些当时流传但并没有定型的旧曲，也创制了一些慢、引、近、犯这类的新调，经他之手的新旧曲调，多成后代词人之规范，对乐与词的发展，可谓贡献多多。但近读薛瑞生先生《清真事迹新证》，否认了邦彦提举大晟之事，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则历史老人实于此开了个玩笑，邦彦意与大晟无涉！两年后，又外放，六十多岁的老人，奔波于道路，也真是人生之不幸。六十六岁那年，他作了一首《西平乐》，感于飘零州县，伤在垂老奔波。他慨叹“事逐孤鸿尽去，身与塘蒲共晚”，征途迢递，伫立尘沙，此时心情只四个字便可道得，那就是：“倦客思家”。他在词里经常以“倦客”自命，他在官场中浮沉得实在太厌倦了，在这个人人奔竞的官路上，他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失掉了家园，他的那种“思家”，实际上也表露着千古知识分子想要寻找的能够安身立命的一己之“家园”。但是他没有找到，他也不可能找到。就是在这一年，这位绝代词人在由顺昌府转赴处州任途中去世，他是带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情走的呢？

从政治角度看，他的一生并不是成功的一生，他之所以能青史

留名，是因为他有一部《清真词》广播人间。北宋词坛，晏、欧、柳、苏，秦七、黄九，轰轰烈烈、扎扎实实地走过来，这些大作手们以他们一己之自然直接的感发力量，使北宋词生机勃勃，绚烂多姿。到了周邦彦，又有了一个大转变，这就是如叶嘉莹先生所说，由自然直接之感发力量为词中主要质素变而成为一种以思索安排为写作之推动力的新的质素。这种转变，给词坛带来了一种作词的新路径，形成了一种词学观念的转移。周美成成了一座由北宋通向南宋的桥梁，南宋名家多得其沾溉，南北之迥异的品质与风格，其始作俑者，就是这位周美成。南宋词与北宋词，作法不同，读法亦不同，标准不一样了，所以不能作一处读。若知南宋之变，则须好好看看周邦彦，读懂了他，就有了读南宋词的梯航。

若从风格上说，美成词，如贵妇堕娼门，牡丹委蔓草，中有一种零落厌倦之感、沉郁顿挫之气，而又曾不减那种富艳精工、浑厚蕴藉的富贵态。西楼南瓦尽歌其词，士林翰院恒推其美，因其软媚当歌，故歌场传唱也久；而软媚中不乏气度，其意也淡远，其气也浑厚，故士林推重也炽。

说周邦彦，还是一边读他的词一边说的好，我们先看他一首最著名的《兰陵王》：

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隋堤上，曾见几番、拂水飘绵送行色。登临望故国，谁识，京华倦客？长亭路，年去岁来，应折柔条过千尺。闲寻旧踪迹。又酒趁哀弦，灯照离席。梨花榆火催寒食。愁一箭风快，半篙波暖，回头迢递便数驿。望人在天北。凄恻。恨堆积。渐别浦萦回，津埃岑寂。斜阳冉冉春无极。念月榭携手，露桥闻笛。沈思前事，似梦里，泪暗滴。

据《樵隐笔录》记载：“绍兴初，都下盛行周清真《兰陵王慢》，西楼南瓦皆歌之，谓之‘渭城三叠’，以周词凡三换头。”把